

中国有产者发财三部曲

中国老板

武俊平 徐英 著



揭示中国暴发户原始积累的奥秘

剖析当今老板族羞于启齿的心理



旧时代，中国老板的

忏悔录

迎接新世纪，中国老板的

挑战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老板批判

武俊平 徐英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10 千

1999 年 4 月第一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204—04700—1/G · 1007 每册:21.80 元

引言

这是一个吓人的题目。一听说批判，我们就会想起“文革”时的大批判，“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们低头弯腰、五花大绑、战战兢兢地立在那里，倾听工农兵的口诛笔伐，甚至忍受他们激动时的唾沫和拳头。

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批判”这个词也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了。批判，不是强词夺理，不是乱扣帽子，不是想当然，而是讲道理、摆事实的批评。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老板？你做过老板吗？当我把关于这本书的设想透露给朋友们时，他们都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是的，我不是一个当老板的材料，我喜欢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我只能主宰、调动我手下这几千个方块字。但是，或许正是这种距离，使我对老板这种生存方式产生了深深的兴趣；或许正是这种距离，才能使我看到一些老板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大概这就是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

过去，作为记者，我也曾采访、接触过不少大大小小的老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给了我许多在书本上学不来的东西，这使我常常有一种欠债的感觉，于是我觉得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回报他们，这就是用我的笔，把我对他们的印象告诉他们。

因为有太多的歌颂文字献给老板们，因此我觉得不需要我在这里锦上添花，我倒是想，老板们在奉承、恭维、献媚的甜

言蜜语包围中，很容易头脑发昏，他们需要一点稍稍有点苦味的东西来刺激一下神经。

你是不是得了红眼病？你是不是特别仇富？也有的朋友在听到我要写这样一本书时这样质问我。的确，我谈不上富裕，但我并不嫉恨富人，我不相信别人的富裕就是我的贫穷，而宁可相信一个亿万富翁会带出几个千万富翁，几十个百万富翁。而且我认为，对我来说，上帝给了我一支笔，给了我灵感，这就已经足够了。人应该顺应自己的天性活着，人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像大自然有森林有小草，有溪流有大海一样，人类社会也应该有异彩纷呈的生活方式。

相反，我不但不仇富，我还恨我们中国的富翁太少，我们中国的老板太穷。据我所知，在美国《财富》杂志的全世界500家最强企业中，我们这个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还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上榜。在全球富翁的排行榜上，我们不要说跟通用公司的韦尔奇比，跟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比，就是跟我们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侨胞比，都会感到汗颜。我手头正好有一封1996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十大华人富豪排行榜：

祖籍福建石狮永宁的菲律宾房地产和金融巨子郑周，61岁，财产达130亿美元；

祖籍广东中山，现主管香港新鸿基集团的郭炳祥，其家族财富约115亿美元；

祖籍广东顺德的香港恒基集团及香港中华煤气公司总裁李兆基，财富超过85亿美元；

祖籍广东潮汕澄海县的泰国卜蜂集团掌门人，50岁的谢国民，其家族财富超过70亿美元；

祖籍福建福清市的印尼三林集团创办人林绍良，其家族财产超过80亿美元；

祖籍广东潮安的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总裁李嘉诚，其财富约80亿元；

籍贯为台北市的台湾霖园集团负责人蔡万霖，其财富约值70亿美元；

祖籍福建晋江的菲律宾巨商陈永，其财富约值70亿美元；

祖籍福建盖山的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掌门人郭鹤年，其财富超过70亿美元；

籍贯为台北县的台塑家族负责人王永庆，其财富超过70亿美元。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富豪的财富都在70亿美元以上。而中国大陆上榜的“首富”是饲料大王刘永好，其资产约1亿美元，不及人家一个零头。

我们的一些富豪，在国人面前是矮子里的巨人，放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就微不足道了，我们的一些百万富翁，在发达国家连小康都算不上。

我们还没到了“恐富”的时候。

中国需要更多的老板，中国应该有更富的老板。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我完全赞同，与其大家绑在一起受穷，“享受”贫穷的平等，不如让大家各奔前程，让一部分人的腰包先鼓起来。

关键是让谁先富起来，通过什么方式富起来。因为诈骗也可以富起来，抢银行、贩毒富得最快。

我们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人太多了，相对而言资源太少了，创造财富太难了，所以老板们就把眼光盯在了现有财富的分配上，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所言：“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上一世纪我们的古典经济学家所赞颂的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经济人’最能够靠生

产闹起来，他可以增加生产而从市场中获得利润。可是在中国传统中，‘经济人’最有利的作法不是增加生产，而是从已经生产出的财富中增加自己他自己取得的份额。他要同他的同伴们直接竞争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以征服自然，或者扩大自然资源的开发，或者利用改进了的技术创造新财富。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从早期起就是最多数的人为了最少量的自然资源而竞争，而不是发展大片的陆地和新工业。”

一般来说，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流氓致富”、投机致富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一但有了一定资本，就应该靠增加生产来创造社会财富，企业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壮大。如果依然使用原始积累的手法巧取豪夺，这样的企业就不会长久，这样的老板就不会有出息。

可以说，我们的许多老板刚刚学会了赚钱，但还没有学会创造财富。

不善于创造财富的老板，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我们的经济为什么总是喜欢起泡沫？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老板太着迷于金钱游戏，太喜欢玩“空手道”，而没有耐心去扎实实地创造财富。

于是便有了坑蒙拐骗；

于是便有了假冒伪劣；

于是便开始自相残杀；

于是便热衷于贿赂和回扣；

.....

这就像一个家庭，本来就没有多少家产，儿女们不是想着怎样给家里多增加点财产，而是每天捉摸着怎样多分点家产，这样，弟兄几个争来斗去，家只能越来越穷，而哥几个又能富到哪里？

一个国家，如果人人都想着从别人腰包里掏钱，那么，也许会出现一些富翁，但在这些富翁产生的同时，无数的穷人只能变得更穷。

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许多经济学家喜欢玩弄数字游戏，希望在纯经济领域寻找解决经济问题的答案，他们想了许多主意，希望靠一种制度的改变来拯救中国经济。实际上，许多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人，还在于人的素质，尤其是老板的素质。

我们在这里说的主要是私营企业的老板，而有些问题国有企业的“准老板”身上同样存在，我们也不会回避。

过去，我们的老板们总是抱怨政策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使他们放不开手脚，而“十五大”已经给私营经济正名，国家采取了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为什么偏偏在这以后，私营企业却纷纷走下坡路，乡镇企业出现停滞局面，老板们频频落马？

牟其中的南德公司债台高筑；

史玉柱的巨人公司被“巨人”大厦拖垮；

三株公司的经营出现危机……

《中国企业家》杂志作了一个统计，10年前评出的首届20名“全国优秀企业家”中，1人病逝，1人叛逃，3人高升，5人离退休，6人辞职、免职、停职……仍在原企业任职的仅剩4人。

国有企业的“准老板”们也面临同样的命运。

仅仅把责任推给大环境，推给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并不能解脱自己，老板们确实需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一些颇有自知之明的老板已经在反思自己：

飞龙集团总裁姜伟说：有些企业家谈不上理性，都是赌。他们发迹大多是抓住一两个好产品，瞅准一个市场空档，然后押宝于市场促销，一举成功。然而，这种偶然的成功渐渐成为企

业家的一种思维定势，在决策时具有极强的赌博性。他们整体素质不高，都要‘出天花’，有一场发作，有一场磨难，少数人会被病毒夺去生命……

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说：“我们有四类企业：一类是‘草寇’，全靠血缘和义气维持，目的是单纯谋财；二类是‘军阀’，已有一定规模和组织，但各有各的嫡系部队，很容易哗变和分化；三类是‘正规军’，纪律严明，但缺乏更远大的目标；还有一类以宏大理想为支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样的企业才能办成超大企业。”

三株集团总裁吴炳新说：“不该你去挣的钱别去挣。天底下黄金铺地，不可你通吃。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但能克制欲望的人却不多。”

海星集团总裁荣海说：“年其中很有跳跃、很冒进的理念，却没有一个能跟进他、执行他狂妄思想的操作班子；史玉柱是很好的人，他的问题是管人不当，决策幼稚。”

四通集团总裁段永基说：“中国的现代企业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我们都是过渡性人物。”

也许，这种清醒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正是中国老板的希望所在。

可惜，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反省意识是中国多数老板所缺乏的。

我认识一位乡镇企业的老板，80年代初靠开小煤窑致富，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字不识几个，但他常常以此来向他雇用的大学生炫耀：“老子不识字，还不是照样给你们这些秀才当老板吗？”

还有这样一位大老板，他在介绍他的致富经时说：“我最瞧不起那些勤俭起家的人，不瞒你说，我的秘诀是：挣钱不如贷

款，贷款不如不还。”

一位老板每当作出一项重大决策时，总是要求助于占卜师。

儒家提倡“每日三省吾身”，中国文化传统本是不乏自省意识的，但今天丢得也快差不多了。几千年做惯了顺民，中国人自己不能主宰自己，没有独立的人格，也就谈不上责任感。凡事归咎于别人，归咎于客观原因，就是不愿反省一下自己，从自身找找原因。

我们总是喜欢听颂歌，总是喜欢陶醉在已有的成绩中，总是在营造一种歌舞升平的假象，尽管我们周围已是危机四伏。

这是一种最愚蠢的乐观，最可怕的惰性。

没有自省意识的民族是短视的民族，没有自我批判勇气的老板迟早会碰得头破血流。

不但老板们缺乏自省意识，我们的社会也缺乏一种批判意识。我们的报纸、电视至今还喜欢造神，他们把那些出钱赞助他们的老板捧上了天，为此他们专门发明了一种新的“企业家”八股文，其肉麻程度不亚于文革时期“高大全”式的样板之作。老板们在这种充满柔情蜜意的歌功颂德声中，岂能不晕头转向？

为此，我不避班门弄斧之嫌，把我关于老板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地记录下来，希望能够刺激一下老板们被酒精和陪女麻醉了的神经。

是为《中国老板批判》。

目 录

第一章 鱼龙混杂的老板族

- 老板也分三六九等 /3
- 流氓致富的“示范”效应 /8
- 官商致富的“榜样”作用 /15
- 小老板的生存困境 /20

第二章 众说纷纭的老板族

- 老板=资本家? /28
- 谁为富人鼓与呼 /32
- “私有公有论” /35
- “左派”眼里的老板族 /42
- 官方怎样看老板 /48
- 老板怎样看自己 /55
- 百姓怎样看老板 /59
- “剥削有功”还是“剥削有罪” /65

第三章 价值倾斜的老板族

- 企业家：一顶廉价的帽子？ /73
- “赚钱像赌博，赢了还想再赢” /85
- “最好的复仇是发财” /91
- 伟人崇拜和毛泽东情结 /95
- 穿西服的乡巴佬 /103

第四章 亦官亦商的老板族

- 一脉相承的官商文化 /111
- “官倒”是一个过时的词汇？ /119
- “官商”升级和世纪末发财神话 /126
- 幕后老板知多少 /132
- 从“怕官”到“傍官” /137
- “红帽子”现象 /143
- 商而“优”则仕 /148

第五章 尔虞我诈的老板族

- 骗子走向“高级阶段” /159
- “包装”企业和“包装”老板 /164
- “三角债”、违约和无赖哲学 /169

广告：“洗脑”还是“洗钱” /173

第六章 点石成金的老板族

还有什么不能炒 /181

中国特色的传销文化 /186

广告撑市场和“概念经济” /193

第七章 任人唯亲的老板族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个门 /199

“近亲繁殖”的退化现象 /202

“夫妻店儿”容不得“第三者” /208

用而不信的“知识分子政策” /211

商海中的“代沟” /216

第八章 敲骨吸髓的老板族

把职工当狗使 /221

要饭碗就不能要自由 /222

是“招工”还是“选美” /225

工资还不够罚款的 /228

办公室里的性骚扰 /231

老板就是“法” /234

第九章 鼠目寸光的老板族

- “关系市场”之利弊 /239
- 各领风骚两三年 /243
- 人怕出名猪怕壮 /246
-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50
- 经得起挫折经不起吹 /252
- 老板不是万能的 /254
- 落马老板何其多 /256

第十章 固步自封的老板族

- 商人“相轻” /262
- 祖传秘方不示人 /265
- 经验就是一切 /269
- “井底之蛙”的想象力 /272
- 难以逾越的人文局限 /274
- 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 /276
- 冲不出去的“围城” /280

第十一章 小富即安的老板族

- 追求时髦和享乐 /285

-
- 常乐不知足 /289
 - 老板们的“民族意识” /292
 - 激流勇退 /294
 - 怕做“出头椽” /298
 - 有钱难买真休闲 /302

第十二章 挥金如土的老板族

- 丑陋的炫耀 /307
- “廉价”的名牌包装 /310
- 皇帝吃的我都要尝尝 /313
- 赌徒人生 /317
- 与海洛因交朋友 /319
- 巨款买离婚 /323
- 包“二奶”与养小妾 /326
- 花园别墅不是梦 /330
- 好马配好鞍 /334
- 一人发财 鸡犬升天 /336

第十三章 无聊空虚的老板族

- 暴发户心理 /342
- 穷得只剩下钱了 /345

-
- 富裕的贫困 /348
 - 发得容易败得快 /352
 - 现代葛朗台 /355
 - 信仰危机与临时抱佛脚 /358
 - 神仙保佑 /361
 - 老板孤独症 /364

第十四章 附庸风雅的老板族

- 人过留名 雁过留声 /370
- 五万元就买个“诗人” /373
- 过把“名流”瘾 /376
- 富翁出书热 /379
- 经商有鸿运 干别的有厄运 /381
- 买得来豪华 买不来气质 /384
- 把希望留给“小贵族” /388
- 贵族学校 /391

结束语 中国老板，你往哪里走？

第一章

鱼龙混杂的老板族

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都是国家或集体的雇员，老板这个词几乎被我们的集体记忆所遗忘。我们习惯了归属于一个单位之中，从没有想到自己主宰自己。

所以，当 70 年代末我们从乌托邦的幻梦中被惊醒时，中国的老板已经绝迹了三十年，中国的商业传统也中断了三十年。

做老板，经营自己的生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仿佛天方夜谭。

传统中国人“无商不奸”的偏见再加上几十年斗地主、斗资本家的经验，使人们对“老板”这两个字望而生畏。

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人，也是大家公认为胆子奇大的“超人”，他曾因所谓的“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在他戴着镣铐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没有胆怯过，但他在平反出狱后决定辞职做生意的时候，却胆怯了。

“刚刚获得平反出狱不久的×××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走在这条长约一里多的河边小道上，与平时温润的气候恰恰相

反，×××的心情是紧张而充满矛盾的，这一切紧张和矛盾的来源是塞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的一张薄薄的纸，因为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内心斗争做出的一个抉择——辞职。……他甚至在心中暗暗地期盼：如果今天厂长碰巧不在家就好了。反正我来辞过职了，我决定的事情我做了，但是厂长不在家，我也没有办法。”

在那个时代选择老板这种生存方式的确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他们是处在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境地中，既没有前车可鉴，又不知前途如何。

他们就象没娘的孩子，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没有可以参照的对象，没有母乳的哺养，他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他们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在黑暗中孤独地摸索。他们被大众视为“不三不四”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之中，旧的习惯和新的观念交错，旧的体制和新的政策抗衡，旧的文件和新的条例打架，商人作为一个新生的孤儿往往无所适从，他们刚刚适应了的环境随时都会被搅乱。所以他们不像在正常环境下出身的“孩子”，享受一种完整的一惯的教育，他们更像是出身在离异家庭的“孩子”，面对着一个支离破碎的说不清的世界。

他们大多是白手打天下，但他们原始积累的速度实在惊人，而且不少人富得不明不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腰缠万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大多经历了几代人的奋斗，其中伴随着对劳动者血淋淋的剥夺和压迫。我国解放前的民族资本家，也多是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缓慢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当代许多大老板的发迹，很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原来，不少老板正是借着新旧交替的混乱，用各种方式巧取豪夺公有制下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社会财富而暴富的。即使一些比较